**第十回 拯孤穷淑女垂青 订良缘醉仙作伐**

那父女二人听了，甚为动容。云从又问他父女怎样救的自己，那老头说道：“老汉名叫

张老四，旁人因我为人本分，就送给了一个外号叫张老实。老伴早年去世，只剩我同我女儿

玉珍度日，种这庙里的菜园，已经十多年了。想不到那些和尚这等凶恶，照这等说来，公子

如今虽然得逃活命，明天雨住，庙中和尚往石洞查看踪迹，定然看出公子逃到老汉家中。老

汉幼年，虽然也懂得一些拳棒，只是双拳难敌四手，我父女决不是和尚们的敌手。连累老汉

父女不要紧，公子性命休矣。今晚我上床睡觉，是我女儿玉珍把我唤醒，说是墙上跌下一个

少年，我起初怀疑是江湖上的朋友，到庙中借盘川，受了伤，逃到我的院内，打算把你救

醒，问明来历后，再打发你走。谁知你是一位公子，又是新科举人，如今天已快亮，事情危

险万分，你要急速打定主意才好。”

云从听了这一席话，又惊又怕，顾不得手脚疼痛，连忙翻身跪倒，苦苦哀求搭救性命。

张老四答道：“公子快快请起，等我同小女商量商量，再作计较。”说罢，便把玉珍叫出，

父女在外，议论了好一回才进来，对云从说道：“如今事物两全，我要为自己女儿安全打

算，最好把你捆上，送到庙中，一来免却干系，二来还可得和尚的好处。但这类事，决非我

张老四所能作得出来的。现在有两条路，任你择一条：一条是我现在开门放你逃走，我也不

去报告，这周围十里内人家，全种着庙里的庙产，并且有好些地方，安着他们的眼线，你逃

得出不能，全仗你自己运气；第二条，是我父女同你一齐逃走，虽无把握，却较安全得多。

老汉故土难移，本不愿这样办，只是老汉年过半百，只此一女，不忍心拂她的意思。但是我

如今弃家舍性命来救你，你逃出去后，我父女往哪里安身，这是一个问题，你必须要有个明

白的答复。”云从见那老汉精神奕奕，二目有光，知道决不是等闲庄稼汉，他说的话，定有

原因。况且自己在患难中，居然肯舍弃身家，冒险相救，不由心中万分感激，便答道：“老

丈这样义侠，学生杀身难报。学生承袭九房，颇有产业，任凭吩咐，无不惟命。只是老丈安

居多年，如今为学生弃家逃走，于心难安耳。”

说到此处，那女子便自走出，张老四答道：“你既然知道利害，事机危急，我也不与你

多说闲话，好在我也不怕你忘恩负义，你是读书人，反正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云从

道：“老丈此言差矣！学生束发授书，颇知道义，虽然是昏夜之间，与令媛同行，就是没有

老丈一路，学生难道对令媛还敢有不端的行为，那岂不成了兽类吗！”张老四停罢，眉头制

皱说道：“你真是书呆子！我问你，你尽知道逃命，你知道怎样的逃法？”云从听了，茫然

不解。张老四道：“你生长在富贵人家，娇生惯养，一旦受了几天的凶险劳顿，又在大风大

雨中，九死一生，得脱性命，手脚俱已带伤。如今雨还未住，慢说是逃这么远的道路，恐怕

你连一里半里，也走不动哪。”云从听罢此言，方想起适才受伤的情形，起身走了两步，果

然疼痛难忍，急得两泪交流，无计可施。

张老四道：“你不要着急，如果不能替你设法，老汉父女何必舍身相从呢！”说罢，玉

珍从外面进来，受伤提着两个包裹，又拿着一匹夏布，见了二人说道：“天已不早，一切应

用东西，俱已收拾停妥，爹你替周公子把背包裹好，女儿去把食物取来，吃完立刻动身，以

免迟则生变。”说罢，仍到外屋。

张老四打开夏布，撕成两截，将云从背上，扎一个十字花纹，又将那半匹束在腿股之

间。这时玉珍用了一个托盘，装了些冷酒冷菜同米饭进来，用温水泡了三碗饭，三人一同胡

乱吃罢，玉珍又到外屋去了一回，进来催他二人动身。张老四便把云从背在背上，将布缠在

胸强，也打了一个十字纹，又用布将云从股臀兜好。

玉珍忙脱去长衣，穿了一件灰色短袄，当胸搭了一个英雄扣，背上斜插着父女用的兵

刃，把两个包袱分背两边。张老四又将里外屋油灯吹灭，三人悄悄开了后门，绕着墙直往官

道上走去。

这是雨虽微小，仍是未住，道路泥泞没踝，非常难走。又没有路灯，他父女高一脚低一

脚的走到快要天明，才走出五六里地。

在晨星曦微中，远远看见路旁一颗大树下，有一家茅舍，在冒炊烟。玉珍忽道：“爹

爹，你看前面那个人家，不是邱老叔的豆腐房吗！我们何不进去歇歇腿，换换肩呢？”张老

四道：“不是你提起，我倒忘怀了。我们此时虽未出险，邱老叔家中暂避，倒是不要紧

的。”说罢，便直往那茅舍走去。正待上前唤门，张老四眼快，忽见门内走出一个道人，穿

得非常破烂，背着一个红葫芦，酒气醺人，由屋内走了出来。张老四忙把玉珍手一拉，悄悄

闪在道旁树后，看那道人直往身旁走过，好似不曾看见他父女一样。

这茅舍主人，名唤邱林，与张老四非常莫逆，正送那道人出来，忽然看见张老四父女由

树后闪出，便连忙上前打招呼。张老四问道：“你屋中有人吗？我们打算进去歇歇腿，扰你

一碗豆腐浆。”邱林答道：“我屋中人倒是一个，是个远方来的小孩，没有关系，我们进去

再说吧。”说完，便请他父女进去。张老四将云从放了下来，与邱林引见，各把湿衣脱下烤

烤。邱林忙问这是何人，为何你等三人如此狼狈？张老因邱林是老朋友，便把前后情形讲了

一遍。邱林便问云从打算什么主意，云从便道：“我现时虽得逃命，我那同年十六人，俱身

遭惨死，我打算到成都报案，擒凶僧报仇，与地方上人除害。”邱林道：“周公子，我不是

拦你的高兴，这凶僧们的来历同他们的势力，我都知道。他们的行为，久已人天共愤，怎奈

他气数尚还未尽，他与本城文武官员俱是至好，他在本地还买了很好的名声。他那庙中布

置，不亚于一个小小城堡。杀人之后，定然早已灭迹，就算你把状告准下来，最多也无非由

官府假意派人去查，暗中再通信与他，他一定一面准备，一面再派人杀你灭口。他有的是

钱，又精通武艺，会剑术，人很多，官府认真去拿，尚且决不是敌手，何况同他们通同一气

呢。你最好不要白送性命，悄悄逃到京师，把功名成就，他们恶贯满盈，自有灭亡之日也。

≡拼?BR正待还言，忽然一阵微风吹过，面前凭空多了一个人，哈哈大笑，说道：“想不到

又遇见了你！”张老四父女大惊，正待上前动手，邱林连忙道：“不要惊慌，这都是自家

人。”这时云从已看清来人是谁，纳头便拜。原来这人便是张氏父女在路上遇见的那个道

士，云从因为在张老四背上，不曾看见。邱林忙与他引见道：“这位便是我的师叔、峨眉剑

侠的老前辈醉道人。”

张氏父女久闻醉道人的大名，重新又上前施礼。邱林又问云从，如何认得？醉道人便把

望江楼相遇的事，说了一遍。又说：“适才我见你们行色慌张，有些怀疑。后来见你们进了

邱贤侄的家中，我便回来听你说些什么，谁想到省我一番跋涉。”云从便道：“自从那日在

望江楼蒙仙师指示玄机，弟子愚昧，不能领悟，几遭杀身之祸。刚才听邱先生说起，仙师乃

老前辈剑侠，越发增加弟子仰慕之心。弟子如今九死一生，看破世缘，情愿随仙师往深山修

道，不愿再恋尘世功名了。”说罢，跪了下去。

醉道人哈哈大笑道：“起来起来！你想跟我为徒，谈何容易。你的资质颇好，要我受

你，也不难，只要依我三件事，我才能答应。第一件，人生以孝为先，你家九房，只你一

子，你若出家，岂不断香烟，父母叔伯，何人奉养？你须要即刻回家完婚，等到有了嗣续之

后，才能随我入山；第二件，我等俱是先朝遗民，如今虽然国运告终，决不能任本派门下弟

子，为异族效力；第三件，我等即以剑侠自居，眼看人民受异族的蹂躏，受奸贼恶人的摧

残，就得出头去除暴安良。至于我门下的戒律，等到收你为弟子以后，自然一一说与你知。

只此三件，你依得不依得？”云从生有慧根，本市绝顶聪明的人，遇见这稀世难逢的奇缘，

怎肯轻易错过，重复跪下，一一答应，便行拜师之礼。

玉珍在旁正看得发呆，忽然灵机一动，等云从拜罢，便也过来跪下，请醉道人收录。醉

道人道：“姑娘快快请起。我门下向不收女弟子，你将来另有比我强的师傅。你们二人，将

来都能替本派争光的，不急在这一时。”玉珍仍然苦苦相求，醉道人执意不允，只得含羞站

起。醉道人又对云从道：“我还有话忘记对你说，那日望江楼上，我见你等十七人面带死

气，除你一人尚有救星外，馀均无可挽回。上天有好生之德，哪能见死不救。正待跟踪你们

下去，不想遇见我教中一位老前辈，他命我去办一件要事，耽误了三日。等我赶回，正待打

听你们的下落，不想昨晚行到此间，狂风大雨，看见树林内，有一小孩在上吊，我把他解了

下来，带到邱林家中，救得快天亮时，才得救醒。问起情由，原来是你用的书童小三儿。他

因你等出门三日，并无音信，那店中又不肯说那庙在哪里，昨天晚上店中去了个和尚，与店

家谈了半天，和尚走后，店家便将他赶出。他只得出来寻你，走到林中，遇着大雨，越想越

伤心，因为不见了你，无法回家，只得寻死。我听他说完，便知你命在危急，也许已遭毒

手，正待前往庙中打探，恰好遇见你们业已逃出。可惜我迟了三天，耽误了十六条人命，想

是命中注定。如今凶僧气数未完，报仇之事，且俟诸异日。现在小三儿在内房养息，此地有

我在此，凶僧不来，是他们的便宜，你且藏在里面休息一日，明日由我来送你上路。路上就

传你练内功的法子，等你入了门径，我自会随时前来指点。”

这时小三儿在内房，听见外面说话声音很熟，出来偷窥，件了小主人，不由报头痛哭了

一场。醉道人把云从伤口上了丹药，说：“天已不早，路上行人渐多，庙中眼目甚多，你等

可到房内歇息，由我同邱林打发他们。”云从等进去，独自倚床假寐。唯独玉珍怀着满腔心

事，又因拜师傅不成，一肚子的不高兴，闷闷不乐。到了下午，庙中才发现云从逃走。因为

雨大，把云从逃走的方向，冲得一点痕迹也没有。当然四下寻找，也曾两次到邱林家打听，

盘问曾否见过有这样一个少年人走过，俱被邱林用言语打发回去。过了些日，材发现张老四

弃家逃走，知道云从是他父女救走，已是无法可想。

他等在邱林店中休息了一日。云从由谈话中间，才知道邱林也是峨眉大侠之一，外号人

称神眼邱林，是奉命到此，以卖豆浆为名，探听庙中动静的。张老四也是从前四川路上的水

路英雄，外号人称分水燕子，真名叫张琼。后来看破绿林，洗了手，才去种菜园子的。在这

惊魂已定之际，云从细想前因后果，深感张氏父女的高义，尤其是张玉珍好似对自己非常注

意，他父女弃家相从，完全出自他的主意，红粉知己，这种救命之恩，益发令人感戴。想到

这里，不由望了玉珍两眼，只见他生来焚面秀目，身材婀娜，美丽中含有英锐之气，令人又

爱又敬。不知他为什么老是翠眉紧锁，眉黛不开，有时他父女又好似常有争论似的，云从好

生不解。他等数人，过了一夜，第二日雨住风息，天还未亮，邱林同醉道人便来催他们动

身。等到出门，外面已预备下四匹好马，叫张氏父女与云从主仆分乘。云从疑心醉道人不肯

同去，或者马不敷用，打算自己同小三儿骑一匹，现请醉道人上马，醉道人道：“你以为马

不够用，我是用不着马的，我等快些动身吧！”云从不敢违抗，便同张氏父女辞别邱林，上

马往家乡进发。辔头起处，眨眨眼，醉道人已不知去向。正后悔不曾订好前途相会的地点，

恐怕彼此走失，谁想行到晚间，下马投宿，醉道人已在店房相候，抱着葫芦，喝得正起劲

呢！

他等五人在店房住下，用罢酒饭，醉道人把内功入门的口诀，同身眼的用法，大概说了

一遍，云从天资聪明颇能心领神会。张氏父女本是内行，自然越加听得入神。正谈得津津有

味之际，醉道人忽然正色对云从道：“我还有一句要紧话未对你说，你听了须要切实注

意。”云从连忙敬谨请教。醉道人道：“我平生最恨负心人。张老先生同他姑娘舍家拼命，

搭救于你，此番你到了家乡，你是怎生图报人家？说与我听。”照老四正要开言，醉道人连

忙使眼色止住。云从道：“弟子饱读诗书，岂敢忘恩负义。弟子家中颇有资财，此番张老先

生到了舍下，作为张老先生用的养赡，不知师父意下如何？”醉道人道：“你这就错了！张

老先生以前闯荡江湖，见的金银财宝，何可数计，难道说人家图你家中有钱，才救你吗？你

这种说法，不但不能报恩，人家也决不会受，你还要另打主意才好。”云从道：“弟子愚

昧，只知感恩戴德，不知报法，还望师父指示。”醉道人道：“丈夫受大德不言德。依我之

见，张老先生将玉珍姑娘许配于你，女婿本有半子之劳，以后你就服劳奉养，使他享些晚年

之福，不但报了大德，也是一举两便，你看好不好呢？”这一番话，恰中张氏父女心怀，暗

中非常感激。云从也知道师傅此言，乃是正理，玉珍不但美而且贤，并且听说她还有一身惊

人的武艺，倘得结成连理，朝夕正可讨教，何况又是救命知己恩人，虽然未曾禀告父母，仗

着自己是族养儿子，平时深得爱怜，又加上人家救命之恩，决不会不得通过，想了一会，心

中已是十分愿意，怎奈脸嫩，不好意思开口。玉珍当初想着他父亲救云从，也是因为怜惜云

从的才貌。等到逃了出来，同处了两天，越发觉得云从少年端谨，终身可托。几番想老父示

意，偏偏张老四为人执拗，虽然看中云从是个佳子弟，因为他是富贵人家，门户悬隔，万一

人家推在父母身上，一个软钉子碰了回来，无地自容。打算到了地头，再作计较。玉珍既不

能向老父明明要求，又羞于自荐，心中正在愁闷，忽见醉道人凭空出来为两家撮合，表面虽

然害羞低头不语，心中却是说不出来的痛快。

满拟云从有个满意的答复，不想等了一会，没有下文，疑是云从嫌他家门户不对，不肯

应允，暗恨个薄情郎忘恩，满腔幽怨，不由抬起头来，望了云从一眼。偏偏云从这时也正抬

头看她，两人眼锋相对，好似有电力吸引一般。同时两人又好似害羞一样，急忙各各避开，

俱都是红云满颊。醉道人见了这般情状，知是两方愿意，便向张老四道：“适才之言，老先

生想必不以我说得冒昧。如今小徒这方面已不成问题，只在老先生最后一言决定了。”

张老四起初本要开言，因被醉道人止住，只是静听今见醉道人问他，便直说道：“晚辈

十年前洗手之后，因爱成都山水，恰好与那慈云寺凶僧，早年有一面之缘，我又爱那里地方

幽静，便去租他庙中菜园耕种，借此隐姓埋名。起初相安无事，我也料不到他们那样无法无

天。今年春天，来了一个和尚，俗家名叫毛太，不知怎的，硬说我是峨眉派的奸细，叫智通

赶我。智通因为同我相处十年，我轻易不出门，也无人来往，再三不肯赶我，反叫知客僧了

一对我表示好意。我虽然当时谢了他们，已有迁地为良之念。等到周公子逃难落在我的园

中，起初只当他是公子哥儿，能救则救，不能救就由他自己逃生。叵耐我女儿执意不从，非

要叫我救人救到底，才有以后舍家相从的计划。周公子人品学问，这两天我看得很清楚。又

加上前辈剑侠的门徒，晚辈只愁攀不上，岂有不愿之理。不过他乃富贵人家子弟，似这样穷

途定姻，是否出于心愿？如不当面讲明，似乎将来彼此不便，还望仙长问个明白。”

醉道人听罢，呵呵大笑，便问云从道：“此地并无外人，堂堂男子不要作儿女态。如果

是心愿，便上前去拜岳父，不要这样扭扭捏捏。”云从无奈，只得上前跪倒，大礼参拜，叫

了一声岳父，又谢过师父的成全之恩。醉道人又道：“如今事已定局，又省我许多心事。你

同姑娘名分已定，路上暂时可以兄妹相称，不必避嫌。到了家乡，禀明父母早日成婚。我这

里有剑法入门一书，上面有内外功的必由途径，你成婚后，可同你妻子朝夕用功，两年后我

自会寻到你家，亲自再秘密相传。”说罢，由腰间取出一本旧册子，交与云从，云从连忙跪

受。醉道人又从腰间解下一柄剑来，长约三尺六寸，剑囊虽旧，古色斑斓，雕饰非常精美，

说道：“此剑名为霜镡，乃是战国时名剑，吹毛过刃，削铁如泥，能屈能伸，不用时可以缠

在腰间，是我当年身剑未合一时，作防身之用的利器，如今赐与你，权作聘礼。你夫妻须要

好好保藏，不要辜负我怜才苦心。”云从听了大喜，连忙重又拜受，过来叫了一声岳父，将

剑棒过。张老四本是识货的人，将剑微微拂拭，才抽出剑囊一二尺，便觉晶莹射目，寒气逼

人，不觉赞不绝口，又同玉珍上前谢过成全之德，解下玉珍身上所佩的一块青玉串，算作答

聘之物。醉道人对云从道：“我现在成都有事不能分身，如今你们的事已办妥，适才所谈剑

法，须要牢牢紧记，我去也。”说罢，只见身形一晃，醉道人已不知去向。三人连忙赶出，

只见空中有一个白点，在日光下，望来路飞去，俱各惊叹不置。云从又与张老四谈了一会，

三人分别安歇，到了第二日，高高兴兴往家乡进发不提。

那智通在云从逃走的第三天，忽听人说，张老实父女忽然弃家逃走，不知去向，便往菜

园中查看，才知道云从是由墙上逃出来，被张老实父女所救。因为当初不听毛太的劝告，不

曾赶走张家父女，如今留下祸胎，非常后悔。又怕毛太笑他不知人，所以才对毛太那样说

法。只得一面加紧防备，一面暗中变卖庙产，准备别营巢穴。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

解。